

An impressionistic painting of a field with a tall, yellow flower in the foreground. The background is a mix of blue and purple hues, suggesting a sky or a distant horizon. The brushstrokes are visible and textured.

这 世界， 还爱着你

Dieu est un pote à moi

Cyril Massarotto

[法] 希里尔·马沙霍朵 / 著

林雅芬 / 译

这世界，还爱着你

Dieu est un pote à moi

Cyril Massarotto

[法] 希里尔·马沙霍朵 / 著

林雅芬 / 译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这世界, 还爱着你 / (法) 马沙霍朵著; 林雅芬译

— 北京: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2015. 3

ISBN 978-7-5057-3465-4

I. ①这… II. ①马… ②林… III. ①短篇小说—法国—现代 IV. ①I565.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5) 第008110号

Dieu est un pote à moi by Cyril Massarotto

Copyright©XO Éditions, 2008.

Chinese Simplified Character Copyright©2015 by Beijing Xiron Books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版权登记号: 01-2014-8668

- | | |
|----|-------------------------------|
| 书名 | 这世界, 还爱着你 |
| 作者 | 〔法〕希里尔·马沙霍朵 |
| 译者 | 林雅芬 |
| 出版 |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
| 发行 |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
| 经销 | 新华书店 |
| 印刷 | 北京博艺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
| 规格 | 700×990 毫米 32开
6 印张 192 千字 |
| 版次 | 2015 年 3 月第 1 版 |
| 印次 | 2015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
| 书号 | ISBN 978-7-5057-3465-4 |
| 定价 | 36.80 元 |
| 地址 | 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南里 17 号楼 |
| 邮编 | 100028 |
| 电话 | (010) 64668676 |

如发现图书质量问题, 可联系调换。质量投诉电话: 010-82069336

目录

借酒消愁	95
最黑暗的时刻	83
最幸福的时光	79
第一次吵架	63
儿子的出生	51
完美的婚礼	41
需要时间的告白	33
命中注定的遇见	1

□	这世界，还爱着你	177
□	生命的延续	173
□	一枚戒指引发的误会	167
□	重建社交圈	157
□	储存爱情	151
□	生活重回轨道	141
□	上帝哭了	131
□	重拾老友	107

命中注定的遇见

“嗨！”

“咦！我在这里做什么？你是谁？”

“你很清楚我是谁。”

“你是……”

“说啊！说出来啊！”

“你是……上帝？”

“你看你知道嘛，这并不是很困难啊！我当然是上帝！你就是把我想象成这个样子，不是吗？”

“是没错啦，但想象归想象，真的亲眼看到又是另一回事……这么说，你是真的存在啰？”

“我当然存在啊！”

“不！不！我不相信，这是不可能的……”

“噢，拜托！你可别像其他人一样花了好几个小时自问：‘这是不是一场梦啊？我是不是死了？’不，你没死。没错，我就是上帝；没错，我存在；没错，你的确正在跟我说话。这一切都不是电视演出，我不是戴着白色胡须的演员，这里也没有隐藏式摄像机。你们这些人最近是怎么搞的，很难说服！以前根本没这么复杂……可以了吗？你现在放心了吗？”

“我不知道耶！我想我应该是产生幻觉了吧……”

“噢，真烦！算了，我送你回去，等你不再这么疑神疑鬼的时候再叫我吧！”

他稍微动动手指，我就这样回到自己的客厅，端坐在沙发上，就像没上云端前一样。这时我才恍然大悟：没错，我刚刚在跟上帝讲话，他真的住在云里，看起来像卡西米尔¹——好吧，不是完全一样啦。上帝给人的印象超深刻的，坦白说，他比较帅。

我想，我得把事情搞清楚：我三十岁，从来不曾有过心理方面的毛病，今天也没喝酒，而且老早就不吸毒了，那么，刚刚发生的一切是怎么回事？我原本无所事事地呆坐在电视机前，突然间，一道闪光让我眼前发黑，然后不到一秒钟的时间，我就上了云端，跟一个老家伙说话，而且所有证据显示，这个老家伙应该是上帝——反正他是我遇过的最像上帝的人了。而我之所以如此确定，是因为我没看过有人可以这么做——这样的声光效果与场景布置……没错，的确是他。如果真是如此，那简直棒呆了！上帝呼唤我，让我到他家去，跟我说话耶！真是令人难以置信啊！我是预言家或什么的吗？他铁定是想借我之口，来向人类传达某个信息之类的吧……我非搞清楚不可。来呼唤他吧，是他刚刚要我这么做的。

“呃……上帝？”

就像刚刚那样，一道光闪现，而我就这样再次来到他面前。

“这么说，你冷静下来啰？”

“等等，你也替我想想嘛，和上帝相遇可是件大事耶！”

1. Jean Casimir-Périer，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第五任总统，留着两撇翘胡子。

这有点像上次我在街上看到奥菲丽·温特¹本人……”

“谢谢哦，你拿我跟她比……”

“哎哟，你应该知道我的意思嘛。我不是拿你跟她比，只是举例说明！”

“是是是，我知道。我不能开个小玩笑吗？”

“这么说，上帝这东东也会开玩笑？”

“拜托，当你提到我的时候，不要说‘这东东’，我又不是个东西。不过，就像你说的，我的确会开玩笑，而且还蛮搞笑的呢！我还会说笑话哦！时间一久你就会明白，我完全不是你想象的那个样子。”

“关于这点，我得承认我还真没想那么多……哦，对了，你或许更希望我用‘您’来称呼你，不是吗？”

“不需要，反正你已经习惯用‘你’了。你知道的，我并不担心不受人尊重，我和你们人类拥有的感受不全然相同，完全没有自我中心的问题，因为我就是全部。反正，这只是一种说法。该怎么解释呢……你看，我最大的问题是，每当我选择要跟某个人讲话的时候，还得避谈绝大部分我已经知道的事，才能让人了解我，真是有够累啊！”

“噢！你可以在生理和心灵上感受到事物吗？”

“没错。不过，假如你愿意，我们以后再谈，当你准备好的时候。”

1.Ophlie Winter，模特儿出身的法国歌手。

“那我什么时候会准备好？”

“很快啦，你放心好了。”

“这倒是很怪奇……啊，对不起，‘怪奇’就是‘奇怪’啦，这是一种倒读隐语。哦，对不起，‘倒读隐语’指的是……”

“等等，你把我当成什么了？你隔壁邻居，还是登门推销吸尘器的业务员？我再提醒你一次，我是上帝，会说所有语言、所有方言，我了解所有人类口中说出的一切。喏，告诉你第一条法则：‘跟你们全人类有关的事物，我无所不知。’你知道这代表什么意思吗？”

“大概知道吧，也就是说你对我们了如指掌。”

“好极了！你对第一条法则完全融会贯通了。”

“哇！那我可以得到什么奖品？”

“我可以把你的性器官增长几公分，你想要吗？来吧，这不会太……”

“这也太粗俗了吧！我不知道耶，你总该有点当上帝的格调吧？难道神没有职业道德，没有较适宜的行为举止规范吗？”

“看来你还有两件事情必须要谨记在心。第二条法则：‘只有一个神，那就是我。’第三条法则：‘人类所有的特性，都是我的表现。’所以，我百无禁忌。爱是我，诗歌是我，粗俗也是我；文学是我，音乐是我，幽默感也是我……”

“看样子谦虚是另外一个人啰……”

“你还真像我所了解的你，居然肆无忌惮地嘲讽上帝！你知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你在嘲笑上帝耶！”

“不过我觉得跟你在一起很舒服，仿佛我们是多年好友……”

“这很正常，所有和我相遇的人都会有这种感受。我始终在你头上守护着你，就像守护所有人一样。我比你更了解你自己，有点像你的父亲、你的朋友，我们就像家人一样相处在一起。”

“什么意思？”

“意思是你也认识我。你活着，所以你会认识我。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但现在我要让你稍微冷静一下，让你心平气和地把整件事情想一遍。不过，离开之前我要告诉你第四条法则，这是最后一个了：‘对于我们的相遇，你不能过分看重其实际的重要性。’慢慢地你就会懂了，其他事情也一样。走啰，改天见。”

我已经三天没有他的消息了。我变得怪怪的，再加上忘记问他究竟要向我传达什么信息，更让我变得神经兮兮。我不禁怀疑，整件事该不会只是因为我吃了某种东西所引起的幻觉，或是一氧化碳中毒？反正可能是某样东西损害了我的神经细胞所致。但我唯一可以确定的一件事，就是我没有做梦，因为我根本没睡着。再说，现在就算我试着呼唤他，也没有任何反应，不再有闪电把我送上云端，什么都没有。

我已经受够把自己闷在公寓里，所以最好返回工作岗位。我之前打过电话跟赫奈说我感冒了，但我想他不免开始怀疑

我何时才要上工了。虽然他是个很酷的老板，但我也不能得寸进尺啊。好吧，快晚上六点了，还有一小时可以准备，然后前往情趣用品店。我的生活的确得重新步上轨道才是。

“嗨，赫奈，我来了！”

“嗨！看来你病好啦？”

“是啊，好多了，谢谢。我有去看医生，不过没有拿医生证明……”

“你很清楚我才不管这些，你一年只不过生病一次，我不会扣你薪水的。”

“谢谢。一切都还好吧？没有发生特别的事吗？”

“没有……好啦，有啦，有件事很奇怪。我找了个女孩来代你的班，单纯想看看这样做会有什么效果。结果，你铁定不相信，她在这里工作那三个晚上的营业额大幅下降！我想那些常客大概觉得拿着那些无聊的片子走到柜台，站在那个神情十分严肃的清纯小女孩面前太丢脸了。很好笑，对吧？”

“是啦，假如这么想的话，我倒是不感到惊讶。不过你究竟怎么搞的，居然找个清纯小女孩来？”

“我想测试一下嘛，结果证明这是个错误的好点子。不过，我想你今晚的工作量可大了，我们那些病患应该个个都激情难耐啰。拜！加油啦。”

我实在不太喜欢他这种调调。他对那些前来填补性匮乏的顾客一点也不尊重，一直称呼人家“那些病态的”“变态

的”“无能的”，我倒认为他们是迷失在无穷无尽的幻想世界和始终向下沉沦的生活现实之间。我觉得他们一点儿也不坏，只是孤单罢了。再说，我在这儿工作八年了，那些常客的名字可从来不曾出现在血腥的社会版头条，这就证明他们不会危害任何人。至于赫奈，他才不在乎这些人呢，他只在意可以稳稳当当地把店给撑起来，这就得了！关于这一点，我觉得他做到了，看他今年又换车就知道了，而且去年圣诞节他还给我加薪呢！我想他是唯一会主动给员工加薪的老板吧，身为他的手下，我根本无须开口要求。

寂夜冗长，感觉特别安静。我的老顾客应该是被那个女孩浇了一盆冷水，都不来了。这个赫奈啊，老是有一些怪怪的点子，我不诤你。算了，我去拿《小嘴大口》这部新片出来看看好了。都出到第九集了，时间过得可真快。

这时，我想到一件事：上帝应该正在看我吧，看着我对那个真的有张樱桃小口的棕发女孩产生幻想。搞不好他还知道我会因此兴奋起来，因为他正读着我脑袋里的思绪！我该怎么弄清楚呢？

“上帝在吗？上帝，拜托你，这件事很紧急！”

“是哦？”

“你的闪电很刺眼耶，我的眼睛可是敏感得很！哎呀，这不是重点……请问你刚刚有在看我吗？”

“哎呀！这问题真老套。我是不是一直看着你们？答案是：当然是啊。”

“什么？你一直看着我？”

“该用哪种语言回答才好呢？没错，我看着你，分分秒秒。而且我不只看着你，还可以知道你在思考什么、在幻想什么。不只你，还有全人类。”

“等等，这简直是地狱啊！你没骗我？”

“你希望我骗你吗？”

“我不知道。听到这件事之后，我哪还能正常过日子啊？”

“可以的。你放心，只要一点时间习惯就行了。”

“这不可能啊！你的意思是，你一直看着我，甚至是我在……嗯……我在自慰的时候？”

“岂止这些，还有呢……我什么都看得到！你记不记得，三年前，你还想要送电动按摩棒给莎宾娜当生日礼物呢……”

“你认识莎宾娜？”

“别忘了我说过的第一条法则……不过那天她倒是不领情，就像往常一样尴尬地对你说：‘这很恶心。’还有还有，你还记得后来那天晚上到底怎么处置那支电动按摩棒的吗？”

“什么？连我把它放在我的……你也看着我？！噢！不！噢！该死！我再也无法面对你了！天啊，这太可怕了吧？丢脸死了！上帝竟然看着我试用电动按摩棒？！这真是我一生中最丢脸的事情了！”

“喂，不要不好意思啦。”

“噢，更惨的是，他竟然叫我不要觉得尴尬！谢谢，我

感觉好多了。现在当你要求我别再感到尴尬时，我真的就不尴尬了，真是神奇！”

“冷嘲热讽，我喜欢，这个特点同样来自于我。”

“你体谅我一下吧，我只是出于好奇心啊。电动按摩棒我可是每天都得卖个几支，这样做算是基于工作需求。再说，我不过用了一次，我跟你保证！”

“你说几次啊？”

“唉！好吧，或许两……你很烦耶。算了，送我回去吧！”

“别这样嘛，我只不过是逗你开心……”

“送——我——回——去！马上！”

“好啦好啦，你想怎样就怎样。”

睡了大半天之后，我必须承认自己有以下这个想法：或许上帝亲眼看见并知道我都在做些什么，这件事并没有那么严重。再说，假如他只看着我，那我或许真该烦恼；但是，假如他监视着我们每个人，说到底……真正该感到恐惧的应该是那些会做出怪事的人吧？不过，算他们好运，不知道有人正在看着他们。我铁定不是所有人当中最荒唐的，于是我退一步想，或许我对他苛求了些。不过他应该已经习惯了，肯定能理解，因为他什么都知道，所以会了解我没有恶意。但搞不好他在生我的气。上帝会记仇吗？假如他可以创造一切，那么，怨恨也会来自于他，他会摆脸色给我看，甚至连见都不想再见到我……过一阵子我再召唤他就知道了。

我得采取低姿态，就像跟赫奈相处一样。一两年前，我们狠狠吵了一架，他责备我因为店里发生的一件小事就对他训教，赫奈最讨厌别人这么对他了。一开始只是件再平常不过的事：有个客人拿回一部影片要求退货，因为他觉得《百无禁忌的老女人》这部片里的演员并非都是老女人——反正就是还没老到可以激起他的欲望。我连忙道歉，而赫奈正在一旁算账，就跟那家伙说片子不能退。这时，那个长得还蛮魁梧的家伙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他不该提高音调，用一种威胁的口吻回话，把我们当骗子。赫奈可不吃这一套，他从柜台另一头走出来，往对方脸上挥了两拳，又往他的裤裆踢了一脚，就此解决这场烂仗，为彼此的争论画下句点。我对他说，我不喜欢暴力，一定还有其他解决方法。于是我们接着大吵起来，幸好很快就和好了。几天之后，他跟我说他很抱歉，但他就是控制不了自己。他可是热血男子汉啊。

根据赫奈的说法，这热血性格应该是源自他的血统，换言之，就是遗传自他的双亲，因为他实际上是西班牙人——尽管他母亲是在抵达法国几天后才生下他。他老是跟我谈论西班牙，仿佛已经在那里过了大半辈子，真的很奇怪。他吃西班牙料理，喝西班牙酒，尽可能讲西班牙语，假如可以把空气从西班牙带来的话，他也会呼吸西班牙空气的。还有，他当然娶了个西班牙女人。他太太跟他可不一样，不是移民，而是个土生土长的西班牙女孩，说话带着好笑的浓重的口音。他到西班牙度假时对她一见钟情，便把她装进行李箱里带了回来，当作到此一游的纪念品——他是这么说的啦。